

来源：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编者的话：和俄日韩等国一样，2022年中国人口出现负增长。从全球来看，人口出生率低或下降的国家大多会通过制定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来解决这一现实问题：俄罗斯“母亲基金”项目已实施了16年，韩国专家提出短期、中期和长期同时推进的解决方案，日本通过成立专门解决低生育问题的政府机构，德国努力扩大全日制日托班和小学的数量……《环球时报》记者对这4个国家的鼓励政策进行了深入调查，调查显示这些国家的相关政策有的成效不明显，有的又因经济发展变化面临新的挑战，总体来说，比增加生育补贴、延长育儿假等措施更重要的还是要解决社会发展中的各种潜在问题。

政府各种补贴，日本年轻人仍感压力大

日本20世纪70年代进入“少子化”时代，如今，这一问题变得越发严重。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显示，2022年日本新生儿数量首次跌破80万人。从19世纪末有该项统计以来，这是100多年来的最低值，再次给多年来受“少子化”困扰的日本社会敲响警钟。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为解决“少子化”问题，日本政府不仅发布年度《少子化社会对策白皮书》，还有意打造以儿童为优先的社会经济。除提高育儿相关预算、强化育儿休假制度外，日本计划今年4月设立“儿童家庭厅”，新机构编制300人，专门负责综合应对“少子化”、虐待儿童、儿童贫困等问题。

其实，为缓解严峻的人口问题，日本政府已出台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首先，支持新婚家庭。如2016年6月启动的“一亿总活跃计划”，为新婚夫妇购房或租房、搬家提供资金支持，并不断放宽年龄和收入限制，提高补贴上限额度。2021年的“结婚新生活支援项目”规定，如果双方结婚当日年龄低于39岁，且家庭年收入少于540万日元（100日元目前约合5元人民币），就可以申请多达60万日元的新婚生活补助。而最初的年龄限制是34岁以下，年收入标准是未满340万日元。其次，提高一次性生育补贴。如为了减轻分娩所需的直接费用或分娩前后产检费用等经济负担，日本政府2009年10月起曾将一次性生育补贴由原来的38万日元提高到42万日元。再次，发放儿童补贴，以及免费提供婴幼儿保育和学龄前儿童教育。儿童补贴政策的对象是住在日本国内的中小学儿童，儿童年龄不同补贴额度不同。补贴以月为单位计算，3岁前一律为每月1.5万日元；3岁至小学毕业，第一孩、第二孩每月1万日元，第三孩及以上每月1.5万日元。2019年日本政府向1637万余名儿童发放了补贴，领取补贴的儿童比2018年减少23万多。

即便是政府采取了相当多的福利政策，但日本年轻人仍感觉经济压力大，特别是担心将一个孩子培养到大学毕业的教育支出过高，因此，生育率持续下降的大趋势难

以改变。在日生活多年的李明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政府推出的相关补贴，在日本人看来只是杯水车薪。日本已有多年没涨工资，切实解决年轻人财务不宽裕的状况才是最重要的。而且，日本职场加班很严重，年轻人为了在职场更好发展也不得不加班。加班占据了养育孩子的时间。”

日本《东洋经济》刊文评论称，金钱奖励或先进补贴无法彻底解决“少子化”问题，应对“少子化”最有效的方法还是要解决就业和潜在的经济问题。

育儿假制度，最受韩国人欢迎

韩国政府今年2月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总和生育率（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已下降到0.78，创有记录以来新低。韩国去年新生儿数量为24.9万人，同比减少了4.4%。对此，韩国总理韩德洙表示，“有必要对现有应对低生育率的对策进行根本性反省”。

韩国2005年成立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委员会，并出台多项鼓励生育的政策。该委员会自2006年起每5年发布一次《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基本规划》。根据规划，从2022年起向有未满1周岁婴儿的家庭每月提供30万韩元（100韩元目前约合0.5元人民币）的育儿补助，到2025年逐步上调至50万韩元，并为产妇提供200万韩元的生育补贴。为鼓励父母双方共同承担育儿责任，夫妻都为未满周岁的子女申请3个月的育儿假时，每人每月最高可获300万韩元育儿津贴。据了解，在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委员会去年年底公布的一个应对方案中，韩国决定将育儿假的最长期限从1年增至1年半，并进一步放宽部分使用条件。

除允许夫妻同时休假育儿外，韩国还规定，在必要时，家庭成员可以一次申请1天育儿假，一年最多10天。家庭成员的范围包括育儿父母、育儿父母的父母和祖父母。

据《韩国日报》、YTN电视台等媒体报道，韩国政府在2022年共花费47万亿韩元用于应对低生育率，是历年来相关预算最多的一年，但现金补贴也许不是解决低生育率的根本对策。一对韩国新婚夫妇向《环球时报》记者抱怨说，高房价、高物价仍被韩国年轻人视为生育子女的最大障碍。目前，最受育儿夫妇欢迎的是育儿假制度。2022年，申请育儿休假的人数约为13.1万，同比增长18.6%。其中男性占30%，达3.7万人。记者认识的几位韩国朋友都申请了育儿休假，并且基本上都休满了一年。一位从事记者职业的男子表示：“在韩国老人很少帮子女带孩子、雇保姆又负担太重的情况下，政府推出的相关政策解决了双职工夫妻的育儿困扰。但休假时间毕竟有限，解决好儿童尤其是婴幼儿托管的问题更为重要。”

韩国政府官员日前表示将推出临时儿童托管服务，并引入儿童托管服务从业者资格

制度，但他们也担心，“托管服务内容还不能完全满足育儿父母的特性化需求”。韩国相关专家认为，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减少问题非常复杂，很难短时间内解决，应设定短期、中期和长期方案，同时推动落地并逐步解决问题。短期方案是逐步放开移民政策；中期方案是逐步认可未婚同居与合作育儿等家庭模式，平等对待新生儿，消除社会对新型家庭的偏见；长期方案是保障就业稳定性、增加优质岗位数量、提高公共房屋供给等。目前，韩国政府计划进一步提高多子女家庭的福利待遇。如从今年起为多子女家庭提供更多专用公租房，到2025年增至2.75万套，并将多子女家庭标准从现行的3名以上子女逐步放宽至两名以上。

全日制托管，帮德国妇女回归全职工作

德国联邦统计局最新报告显示，1964年德国新生婴儿为136万，达到顶峰。此后，德国出生率急剧下降。2011年新生儿登记只有66.3万，为1946年以来最低。2021年，德国有79.5万名新生儿，总和生育率从2020年的1.53增加到2021年的1.58。对于生育率有所提高的原因，报告认为一是劳动力市场相对稳定，二是新冠疫情期间，夫妻在一起的时间“比平时多得多”，导致生育机会增加。